

台灣有個金銀島，名叫澎湖，那裡寧靜祥和。但是純樸爽朗、討海為生的居民，活在海風中，他們樂知天命的日子裡，隱藏著波濤洶湧、翻船喪命的危機，這樣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的翻湧著行船人的悲歡離合，所以澎湖人愛說：「行船走馬三分命」！

◎風櫃來的村童

民國前二年一月，澎湖西嶼外垵村的李家，誕生一位男嬰，他的父親是一個造船技術獨特的木匠，而叔叔卻在出海捕魚時罹難，留下年輕的孀婦與稚年堂兄，生活苦不堪言。於是，他篤信菩薩的母親給他取名「佛續」，希望菩薩保佑他成長，而且決定不讓自己的孩子以捕魚為業！

十歲時，他進入了西嶼鄉唯一的小學——小池角公學校，從外垵至學崎、內垵崎和風坑三處山頭。當時年紀太小走不動，所以，村童都是在十來歲才入學，但是十四、五歲時又得休學了，因為，參加近海捕魚，可以分得大人四分之一的收入，或是幫忙家事補貼家用，能畢業的村童真少！

那時，他有同學叫天樂、佛座、普濟、佛毅、長庚等等，都承天庇佑，人人皆完成學業平安順遂！

小學六年期間，除了颱風或生病之外，他從不請假或遲到，功課總是名列前茅，是師長心目中的模範生。他最幸福的事是：「下課後一邊走一邊玩，回到家時，太陽快下山了，可以到田裡幫忙，最多做些掃地，收拾曬穀或曬魚乾等輕鬆的事，遇到沿途村裡有廟會、賽神或演戲時，都有福氣看熱鬧。」沒有家庭作業的年代，卻有合法且花樣百出的體罰，二年級時，有一位同學犯了錯，被老師用布袋套起來，紮起袋口吊在教室門楣上。長長的繩子，用手一推便像盪鞦韆一樣前後擺動，晃得人頭昏眼花，忽然間，不堪多次使用的繩子斷裂了，嘖嘖一聲，人連布袋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全班同學嚇得不敢作聲，老師也緊張地解開袋口扶出受罰的同學，幸好一切無恙！這種令人捧腹大笑的體罰怪招，卻是日據時代的芝麻小事，不足為奇！

◎雄中求學立奇志

之後，他是應屆唯一考上高雄中學

隨後，抗戰勝利，李佛續被指派為台灣前進指揮所工礦專員。於是，十月五日，身為台灣人的他，成為第一批由大陸來台的接收委員之一。

〔燈火情深〕

文——林瓊柔

平凡無奇體真味
訪台電耆老李佛續

的村童，「雄中的日籍學生與台籍學生彼此之間很少往來，因為他們非常鄙視我們。下課後，大家壁壘分明地各玩各的，也有部分老師歧視台籍學生，大家在學校說日語，回到家都自動改說台語。」

當時，大他十七歲的大哥李國琳在鹽埕區開設中西藥房，是一個好學且文武兼備的台籍青年，為人豪邁好客、交遊廣闊，因此，家中時常高朋滿座，常有熱心文化活動的人士至藥房裡走動。受此薰陶，李佛續對日本人更為反感，決心有朝一日脫離為日本臣民的生活，這其中受大哥的影響更為深遠，因為李國琳長年奔波於上海、天津、四川等地採購藥材，對中國情形了解頗深，故一再鼓勵他往祖國求發展。

◎流亡學生嘗苦頭

於是，民國十九年畢業於高雄中學後，他滿懷希望，收拾行囊前往滿州（東三省），準備報考旅順工科大學並學習中文和普通話，惜未能如願；輾轉至東京再回到上海，一路奔波，全為補習入大學而忙，當時已是年底寒冬之際。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李佛續（右一）、黃輝（右二）、呂文瑞（左二）、楊人明（左一）至宜蘭接收電力。



次年夏天，李佛續順利考上暨南大學物理系，唯開學不久即爆發九一八事變，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無一不加入抗日遊行、請願募款等支援前線國軍的活動。對於剛離開日本統轄的台灣學生而言，能在街上公開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一件多令人興奮的事啊！所以，深具民族意識的他，積極地投入了大大小小的抗日活動，忘卻了課堂，也忘卻了學業！

緊接而來的一二八事件（二十年），打散了暨南大學的正常運作，學生紛紛疏散至各地。李佛續於是邀約了數位台籍學生，從上海搭船至廈門，打算到廈門大學就讀，但因同學的建議，又轉往廣東借讀於中山大學。

一個學期下來，李佛續在邊學廣東話，邊借同學筆記當中度過，學會了廣東話，也繼續了學業。唯世事多變，暑假期間，廣州流行霍亂，他又回到暨南大學！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他考慮到物理系將來的職業出路不易，於是轉學考上金陵大學電機系。這個基督教教會創辦的名校，學生一千多人，唯電機系一屆學生才九人，所以師生感情特

別融洽，同時系上特別注重學生成績。正當李佛續全心投入學業之際，遠在高雄的李國琳被禁止與他通信，並因他之故，被捕入獄，李佛續的經濟頓陷入困境。當時，系主任楊簡初先生得知他的窘況後，熱心地介紹他至鼓樓醫院總務處工作，負責維修醫院的機電設備，因而，他只得無奈地休學了。

因緣際會入電業

民國二十五年暑假，為求學離鄉背井的李佛續決定離職復學，同時為了生活著想，找到了一份打工的機會，那是在經濟部所屬建設委員會全國電氣事業指導委員會幫忙，就是在那，他遇見了台電老長官黃輝先生。儘管他只是清查及統計全國發電廠及私人自行建設的發電廠，但是卻奠定了他日後電業生涯的第一步。這份臨時工作一直持續到對日抗戰爆發才告停。

民國二十六年，他畢業於金陵大學，同時留在系上當助教，由於日軍的連續空襲轟炸南京，因此全校教職員和學生七百多人，只得遷移至位於四川成都華西壩的華西大學復校。二年後，任職於全國水力發電勘測

總隊總隊長的老長官黃輝先生，急需一群水力工程師，於是推薦李佛續至資源委員會龍溪河水力發電工程處任助理工程師一職，從此以後，他參與了整個大後方的水力發電工程任務。同時，也與同校家政系的高材生黃芝敏女士結為連理，長女李栖和兒子李權均出生於長壽縣的桃花溪畔。

當時，電力界的老前輩袁公、王忠漢、古達祥、于崇文等人亦是桃花溪宿舍的患難兄弟，長女李栖即是古木太幫忙接生，並取用教名 Cecilia 轉譯漢字而來。

衣錦還鄉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央開始準備接收台灣的工作，李佛續也因而奉命參加了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那是民國三十三年底的事。設在四川復興崗上的訓練班，班主任為蔣中正先生，教育長則為陳誠先生，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僅有的一班，學員中，包括了六位台灣人，其中最著名的即是連震東先生。

三十四年四月結業後，他回到原機關服務，隨著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搭機到台灣，準備接收台灣的工業

部門。抵台之後，包可永接收工業部門，李佛續則分派至台灣電力公司。此時，他卻因操勞過度，心臟病發作，只好請假回到高雄，由母親和大哥照料養病。儘管是養病期間，礙於接收修復的急迫，公司只好乘地之便，由他負責高雄、屏東地區之電力接收工作，唯只上半天班，下午可返家休息。

是非多因誤解起

經過大戰的台灣，電力設備呈現一片癱瘓，高屏地區的破壞更是嚴重，身為一重要港口據點的電力公司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的角色更形吃重。當時台電高雄地區約有二百多名員工，只有會計組長和一位業務組組員為外省籍外，其餘皆為台灣人，因為日夜搶修需要人力，日本人皆已離去，所以台灣人不計酬勞職位的搶修，讓他充滿感動。

高雄地區是資委會管轄下各大工廠公司的重鎮，包括中油、台肥、台機、台鹽、台電，台鋁、台糖，彼此關係密切，並與地方行政體系息息相關。為使業務聯繫方便，每隔一段間，各單位主管便相邀聚餐一次，並請地方官員參加，包括市長、議員、副議長、



◆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台電管理委員會歡迎黃輝返台餐敘留念。
右起／黃輝、李佛續、葉可根、顧竟成、程永杰、朱善增。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李佛續（右五）與呂文瑞（右七）、劉晉鈺（右八）、黃輝（左三）同至日月潭接收電力。

警察局長、法院院長、海關稅務長、高雄要塞司令等。當時，以台電辦事組主任出席各會議聚餐的李佛績，就在這些場合下，認識了要塞司令彭孟緝，儘管彼此並不甚熟悉，但他卻深深感覺這是一個正派的人！

就在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的當時，李佛績又因身體不適，請假在家休養。三月初，高雄地區尚稱平靜，逐漸地，傳出有民衆要攻打位於壽山之高雄要塞司令部。他心中暗暗擔心位於山下的電力公司高雄辦事處亦將遭到破壞！果然，三月五日事情見出端倪，要塞司令部派兵封鎖山下町一帶（現今之鼓山路），一大早，辦事處同仁陳玉波便上氣接不著下氣地趕至李家報告，電務組長駱好清於上班途中被軍方擊斃，無法收屍；而公司內二百多位員工因無法出入，將缺乏食物。爲了這兩件大事，李佛績在次日清晨，便迫不及待地至市政府，請求市長黃仲圖及議長彭清靠支援，唯黃市長言濟助米糧沒有問題，但對於道路封鎖則表示愛莫能助。

當時，黃市長等人正準備上壽山見彭孟緝，於是，力邀李佛績一道上山去，直接面陳公司之困境。於是，一

行人便搭乘一輛由要塞司令部派來的軍車出發。這其中，另有一位與李佛績曾有一面之緣的涂光明先生。

一行人浩浩蕩蕩至要塞司令部坐定後，彭司令方從另一門進入。開始之際，商談並無衝突，黃市長拿出一份書面請求書和彭司令相議，眾人皆注視聆聽。突然間士兵警衛高喊「有刺客」、「有槍！」於是衛兵全擁向涂光明，頓時外面湧入一群士兵，將他拖出去，並大喊「槍斃他」等。

正全神貫注於兩人交談的李佛績，沒看到槍，也沒聽到槍聲，急急間回頭，只見涂光明被邊連架出去，彭司令也立即由室內另一門離去。於是，一夥士兵喝令「不準動」，便逐一搜身，衆代表只能彼此靜默呆坐，不敢交談任何話語，連如廁皆受到監控。午飯後，士兵開始打下山，市區傳來轟隆不斷的槍聲，每個人臉色皆凝重……！

一直至傍晚時分，彭司令再度出現，謂已派兵維持地方秩序，民衆皆已驅散並派車送走市長、議長及警察局長三人。

此時，李佛績乃有機會稟明自己上山的目的，並告知電力公司之要事。

彭司令乃囑咐盡力維持電力供應，絕不可於夜間停電。於是，李佛績稟之「戒嚴時期需要有兵隊保護」，因而彭司令乃派了五名衛兵，以卡車送他回公司，另則給了四包米。他是所有代表中第一個被允許下山的人！

回到電力公司時，所有員工二百多人仍躲在倉庫中，寸步難移，因爲街口情況不明，而且槍聲不斷，令人擔憂。當晚，市政府停電了，公司派一修理班前往搶修，卻在中途因槍戰而無功折返。

事件之後，李佛績解釋了許多台灣同胞，並繼續維持正常供電！

對於這個至今仍餘波盪漾的歷史事件，他的反應，是一位智者的見解：「對於軍隊裡的軍務，無以置評，但對彭司令的人格，沒話說，他是個正直規矩的人，當時情況如此危急，又該如何呢？」他，是如此一位溫文謙雅又心胸寬大的台電人！

鵝鴨情深海洋心

儘管夫人黃芝敏女士已去世多年，他對她的懷念是如此多；他感佩她的才華，他感謝她爲家庭的付出：「她的薪水高出我一倍，所以讓家庭生活

的更好！」因爲太太在農復會工作，參與了鄉村生活改善等計畫，所以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時代，李家夫婦倆的互動關係是「太太上山下海，出國研習進修」，而他「父兼母職，全力照料兒女」。所以李鵬教授深深感覺自己是個幸福的人，因爲「父母親感情非常好，觀念新，媽媽一天到晚因公出差，爸爸即使不會做家事，卻給予小孩一個強而有力的安全感，所以啓迪中也給予小孩很多獨立的生活空間」。

談起他豐富的過去，談起他服務三十年多年的台電歷史，他悠悠地帶過：「八十五歲那年，我自認人生已經差不多了，非常滿足於一切，所以，我將所有相片、資料和數十年的日記皆用一把火燒光，過去，我幾乎都淡忘了！」是的，如此一個樂知天命，想得開的長者，紛爭的歷史因誤解而起，他的人生，卻因見證歷史而寬闊自在，就如李鵬教授眼中的父親：「父親喜歡海，因爲海又深又遠又廣，他希望我們後代爲人亦如是！」所以，他交代了兒女「百日之後將太太和他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海是他的故鄉，他的心海，湛藍、清澈



◆民國三十九年李佛績(左後排一)至日月潭留影。



又明亮……！
人生因平凡而顯得實在，他平凡的奉獻過程，在歷史的洪流中顯得格外珍貴！
（以上照片李佛績／提供）